

doi:12.3969/j.issn.1672-0598.2014.06.020

# 何处是家园

## ——三位美国加勒比女作家小说中的“回归”主题分析\*

林文静

(中央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美国加勒比女作家珀尔·马歇尔、艾薇菊·丹提卡和胡丽安·阿尔瓦雷斯的小说《褐色姑娘,褐砖房》《息·望·忆》《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有口音》;通过阐述三部小说中的“回归”主题以揭示“家园”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瑟琳娜、索菲和雅兰达远离加勒比故土而成长于美国;对她们而言,成长的过程亦是寻找家园的过程。然而,美国并不是加勒比移民真正的家园,至亲的祖国亦不是归依之处。因此,流散的加勒比移民在漂泊中不断地探寻得以归依的家园,而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则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探寻、重构家园。

**关键词:**加勒比;大流散;成长;家园;回归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0598(2014)06-0143-08

—

《褐色姑娘,褐砖房》《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有口音》《息·望·忆》是美国加勒比女作家珀尔·马歇尔(1929—)、胡丽安·阿尔瓦雷斯(1951—)及艾薇菊·丹提卡(1969—)的处女作,同时也是美国加勒比女性成长小说的代表作品。美国加勒比女作家笔下的成长故事与其他族裔女作家关于成长的书写颇为相似,然而,美国加勒比

女作家自身的移民经历及加勒比地区的文化传承令她们笔下的成长故事更为独特。其中最典型的特征是加勒比女作家往往在她们的成长小说中寻找并重构家园,并且流放、记忆、回归等相应的主题也在小说中得以表征<sup>①</sup>。美国加勒比女作家有的是加勒比移民的后代,如马歇尔,有的是随父母移民到美国来,如阿尔瓦雷斯和丹提卡<sup>②</sup>。这些

\* [收稿日期]2014-04-22

[基金项目]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级课题项目(021660110007)“全球化背景下的流散文学研究”

[作者简介]林文静(1981—),女;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小说,妇女文学,族裔文学研究。

① 关于族裔女作家成长小说的叙事特征,冯品佳(Pin-chia Feng)概括如下:族裔女作家笔下的成长小说关注性别、种族、阶级及文化主题,而她们的叙事策略往往反传统成长小说的叙事;比如,强调“过去”对女主人公成长的影响,成长与反成长的并列叙事,以及强调成长的过程,即不同的成长阶段对身份建构的影响(Feng:13-24)。

② 马歇尔、阿尔瓦雷斯及丹提卡的祖籍分别是加勒比的巴巴多斯、多米尼加共和国和海地。加勒比岛民移民到美国的浪潮有三大波:第一波发生在1900至1930年间,于二十年代达到顶峰。第二波发生在经济大萧条至1965年期间,移民人数比第一波来得少。第二波的移民人数跌宕起伏与美国的经济和期间所制定的移民法规有关,譬如经济大萧条期间移民人数几近为零。二战后,由于英国政府颁布的限制加勒比移民法案,到美国的加勒比移民人数大增。第三波也是史上最大的一波,由于美国政府制定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大批的加勒比移民涌入美国。加勒比岛民移民美国有经济或政治上的因素。比如,马歇尔的父母移民美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阿尔瓦雷斯的父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移民美国的,丹提卡的父母移民美国则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因为当时的海地处于独裁专制统治之下,人民的生活水深火热。(Hathaway 12-13)

女作家们对“家园”的探寻伴随着她们成长的过程,父母对故土的记忆以及她们自己的移民经历同样影响着她们对“家园”的理解。因此,加勒比女作家笔下的成长故事往往是女主人公们——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也是作家自己——寻找家园的过程。

关于“家园”,吉尔·托立弗·理查森认为美国加勒比移民持两种理解:1.“家园”即“祖国”“家乡”——移民出生甚至成长的地方,也是他们旅居海外若干年后仍想回归的地方。强烈的思乡情愫一方面令加勒比移民与自己故土的文化及乡亲保持物质上或精神上联系;另一方面记忆中的“家乡”往往被理想化,等这些移民有朝一日终于可以回归却发现现实与记忆中的家乡大相径庭。2.既然离开故土,移民后的定居之处就是移民的家。然而,由于种族、文化等差异,移民普遍受当地人的排斥和歧视。他们不断努力以融入移民国、希望为美国主流社会所接纳,却不断发现这样的愿望难以实现(Richardson: 21-23)。理查森对“家园”这一概念的归纳反映了加勒比移民探寻“家园”所面临的困境:故土已不再是归依之处,美国亦不是真正的家园。那么,何处是家园?

马歇尔、阿尔瓦雷斯及丹提卡分别在作品中讲述了祖籍在巴巴多斯的瑟琳娜、来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加西亚家四姐妹(以老二雅兰达为主)及海地姑娘索菲的成长故事。瑟琳娜身为巴巴多斯移民的后代,生长于纽约布鲁克林的巴巴多斯社区。她深感自己与巴巴多斯社区息息相关,然而却时常觉得自己无所归依,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家园。索菲和雅兰达自幼被迫离开故土、漂泊他乡。尽管她们在美国定居,却并不认为美国是她们的“家园”;和瑟琳娜一样,索菲和雅兰达也在她们成长的过程中寻找家园。无所归依之感伴随着这些女主人公的成长,而她们对“家园”所持的矛盾情愫促使她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寻找家园。本文将三部作品的相似点即“回归”作为切入点讨论,进而分析瑟琳娜、索菲及雅兰达的成长与家园探寻的历程,从而指出“家园”这一概念的复杂性:美国并不是加勒比移民真正的家园,至亲的祖国亦不是归依之处;流散的加勒比移民在漂泊

中不断地探寻得以归依的家园,而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则在创作的过程中不断地探寻、重构家园。

## 二

《褐色姑娘,褐砖房》里的瑟琳娜虽然生长于美国,但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寻找着家园;马歇尔在小说结尾向读者言明瑟琳娜前往故土巴巴多斯探访的决定。虽然读者没被告知瑟琳娜回访巴巴多斯的具体情形,但瑟琳娜回访故土的决定意味着她探寻“家园”的决心。丹提卡在小说《息·望·忆》的后半部分讲述索菲两次回访海地的情形。第一次回海地,索菲和母亲言和,并促使她回美国后进一步接受心理治疗;索菲第二次回海地是因为母亲的葬礼,在葬礼上,索菲对抗着过去与创伤。阿尔瓦雷斯在《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有口音》中用倒叙的方式讲述四姐妹的成长;小说以长大成人的雅兰达回访故土作为开篇故事,以雅兰达幼年时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经历结尾。读完三部小说,读者不难发现这三位作家在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叙述“回归”的情节。诚如理查森所解,流散的加勒比移民心系故土,饱受错位之苦的他们以为家乡可以是归依的好去处。然而,“回归”是理想的选择吗?三部作品所表征的“回归”与瑟琳娜、索菲和雅兰达的成长及探寻家园的主题有何关联?

瑟琳娜一心前往巴巴多斯探寻“家园”是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法融入巴巴多斯移民社区,而且父母对巴巴多斯截然相反的记忆也令她对“家园”的理解充满困惑。瑟琳娜虽然生长于美国,但她既无法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也不想认同巴巴多斯移民的价值观,因此在成长的过程中瑟琳娜不断探寻得以归依的家园。

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的巴巴多斯移民社区是由一群勤劳的巴巴多斯移民成立的。这些移民立志实现美国梦并确保自己的后代在移民国成功。巴巴多斯移民社区本应是巴巴多斯移民的归依之处,然而小说通过瑟琳娜的视角向读者展示该社区的积极面和消极面。一方面,巴巴多斯移民社区加强了移民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集体力图维护巴巴多斯移民的权益,从而确保移民在美国的生存并使巴巴多斯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巴

巴巴多斯移民社区就此发挥着积极作用。譬如,瑟琳娜自幼受其他巴巴多斯移民家庭的关爱。巴巴多斯移民妇女团结友爱,瑟琳娜在自己的家里也体会到这种女性关爱。此外,社区所设立的巴巴多斯友爱互助协会力图在市区扩大政治影响,贷款给巴巴多斯移民买房,关注移民社区青少年的发展并为勤学的青少年颁发奖学金。

巴巴多斯移民社区可谓移民的“家园”,流散在纽约的巴巴多斯移民从该社区获得支持、相互帮助、共同抵制外来歧视。然而,小说也展示了移民社区消极的一面:社区强调移民应确保物质方面的成功,而且为了保持巴巴多斯的文化传统压制成员的个性、排除异己。瑟琳娜父亲戴顿的遭遇便反映了一旦个人与社区发生争执会产生怎样的严重后果。大多数巴巴多斯移民,包括瑟琳娜的母亲希拉,努力攒钱在布鲁克林买褐砖房,然而戴顿不愿意买房而是希望有朝一日回巴巴多斯,这个想法不仅令夫妇俩争执不已,而且最终激怒社区的其他移民。移民社区一方面阻止戴顿回归故土,另一方面在社区排挤他,最终导致戴顿的毁灭。社区对父亲的排挤对瑟琳娜产生很大影响,之后,她甚至梦到自己的父亲就像美国南方的黑人一样被处极刑;而这个梦境也许是小说对社区的消极面最强有力的表征。

因此,瑟琳对巴巴多斯移民社区既爱又恨。她理解并欣赏社区移民自立自强、团结友爱的一面,但她并不认同他们倡导的某些价值理念。这样的矛盾情愫令瑟琳娜无法把移民社区当成自己的家园,在社区瑟琳娜常感到自己是错位的。对移民社区的矛盾情愫同样反映在瑟琳对“家园”的理解。自从孩提时代,瑟琳目睹父母一直为买房和回老家的分歧争吵。美国是瑟琳一家现今的居所,而巴巴多斯是父母的故土,然而父母对巴巴多斯截然相反的回忆深深地影响了瑟琳对“家园”的理解。

巴巴多斯移民虽然离开了故土,但作为情感的寄托之处,故土一直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巴巴多斯移民与故土的关联反映在他们对这个小岛的回忆。然而,瑟琳的父亲戴顿与母亲希拉对巴巴多斯的记忆可谓大相径庭。对戴顿而言,巴巴

多斯代表着田园般的过去,一个充满快乐的童年。他向瑟琳描述的故土令人想到的是无忧无虑的孩子在岛上游玩的画面。沉浸于回忆的戴顿将过去和故土理想化、浪漫化。他时常告诉瑟琳自己暂时待在美国,一旦挣够钱就回巴巴多斯。得知在故土继承一块土地后,戴顿为自己的回归构思了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他想象着利用那块土地在巴巴多斯建一栋漂亮的房子,从此安居乐业。相反,希拉对巴巴多斯的回忆反映了加勒比殖民统治时期山区人民的贫困生活。希拉向瑟琳描绘的故土绝不是戴顿式的悠闲而是令人倍感辛酸、沉重。希拉告诉瑟琳过去在故土的艰难岁月:年幼的她跟其他孩子一起早摸黑到田里干活,若偷懒马上遭到监工的毒打。有时天刚亮她就得头顶一篮芒果到集市去卖,一路上担惊受怕。在希拉的记忆里,巴巴多斯是贫穷困苦的代名词,是殖民统治的地狱,因此无论如何她都不愿回到故土,而这也成了她在美国不辞辛苦劳作、千方百计买房的动力。

瑟琳父母对巴巴多斯不同的回忆实际上表明了巴巴多斯移民对自己的祖国所持的矛盾情愫:故土是一个令人向往的美好家园却又是一个令人迫切逃离的苦难场所;故土之所以令人想往是因为它代表了流散移民的根,而之所以令人逃离是因为它代表着殖民体制下被殖民者遭受压迫的经历。

大多数巴巴多斯移民离开故土目的是到一片新的国土寻找更好的生活环境。在美国,他们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提高生活质量,然而在美国他们却也遭遇了另一种方式的压迫。譬如,大多数巴巴多斯移民从事的是体力活——到工厂帮工或者当女佣,在经济体系中处于边缘的地位。此外,巴巴多斯移民对美国本土居民而言始终是外来者。同时,由于文化、种族特征等差异,巴巴多斯移民也没能与非裔美国族群达成共识并联合抵制种族主义。巴巴多斯移民由于肤色和本族的文化特征在美国备受双重错位之苦,而应对这种无所归依之感逐渐分化为两种极端:以戴顿为代表的衣锦还乡之梦、以希拉为代表的千方百计攒钱买房。

父亲的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和母亲的物质主义价值理念令瑟琳娜对“家园”的理解充满困惑和矛盾。马歇尔在小说结尾向读者展示瑟琳娜回访巴巴多斯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使得瑟琳娜在成长过程中对家园的探索达到高潮。瑟琳娜并不赞同以母亲为代表的加勒比移民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决定前往巴巴多斯,而她的离开意味着她终于有机会亲自了解父母记忆中的家园。前往巴巴多斯将是瑟琳娜人生之旅的一部分,也是她家园探寻的继续;在这次探索之旅中,瑟琳娜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故土以及父母的过去,进而进一步认清自我与家园的关系。

在《褐色姑娘,褐砖房》中,巴巴多斯移民社区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所呈现的矛盾与瑟琳娜父母对巴巴多斯的回忆所呈现的矛盾促使女主人公瑟琳娜在成长的过程中探寻可以归依的家园;同时,这样的矛盾和探索也引起读者思考:对于移民或者流散的群体而言,何处是家园?答案是在移民所在地努力奋斗、买房定居吗,抑或衣锦还乡才是更好的选择?作者马歇尔并未在作品中透露明确的答案;“回归”对于瑟琳娜的意义在于进一步的理解及探索“家园”;瑟琳娜并没有盲从多数巴巴多斯移民的价值理念也没有盲信父母对故土的回忆,她选择的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构建自我、探寻家园。

马歇尔只是在《褐色姑娘,褐砖房》的结尾提及瑟琳娜回归巴巴多斯的决心,把瑟琳娜回归故土的情形留给读者想象。而丹提卡在《息·望·忆》中则用大量的篇幅叙述海地姑娘索菲回访海地的情况<sup>①</sup>。《息·望·忆》讲述海地姑娘索菲的成长故事。在海地度过童年的索菲为了和母亲马汀相聚,离开了海地和相依为命的姨妈安蒂。与母亲在美国相聚后,索菲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难以融入的陌生环境。语言文化及社会环境的差异使索菲无法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母亲的创伤

以及后来对索菲的验身对索菲的成长造成严重影响。

索菲的母亲马汀少年时期在海地遭遇强暴后移民美国,但即使在美国,马汀仍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过往的经历以噩梦的形式继续纠缠她;后来马汀担心索菲未嫁失身强行对索菲验身,令索菲身心受创<sup>②</sup>。母亲的影响及自己创伤性的经历令索菲在成长过程中对“家园”这一个概念产生困惑。对马汀而言,“家园”即自己的家乡海地,但这个家她无法面对;对索菲而言,“家园”触发了她的无所归依之感;幼年被迫离开海地和养母,离开自己的根;在美国,母亲的过去及验身告诉索菲家乡海地原来是一个压迫女性且充满暴力的地方,而母亲在纽约的家由于索菲对验身的抵制也无法留宿。马汀无法面对过去而选择远离,甚至在美国结束自己的生命,而索菲带着对“家园”的困惑回访海地。

第一次回海地,索菲追问母亲在海地的遭遇并质问“验身”的由来。母亲不堪回首的过去与海地独裁统治的工具——Tonton Macoute 和民兵有关。在海地文化里,Tonton Macoute 是大人用来吓唬、教训孩子们的虚构人物,孩子们若做错事就会受到他的惩处。而现实中的民兵则是杜瓦利埃极权专制统治的执行工具:“童话故事外的 Tonton Macoute,随身带着机关枪,白天在街上到处闲逛。”(Danticat: 139)。海地独裁者杜瓦利埃利用海地童话中的权威人物 Tonton Macoute 为自己设置的武装队伍命名,意在掩盖军队的暴力行为,尤其是侵犯女性的性暴力<sup>③</sup>。

接着,索菲从姥姥那里知道“验身”在海地是个常见的习俗,目的是确保女子婚前的贞洁:“从女儿开始来例假直到你把她交给她丈夫,母亲都有责任给女儿验身。如果我把一个失去贞洁的女儿交给她丈夫,他能诋毁我们整个家族。他

① 笔者在《外国文学》2010年第四期发表论文《流放·创伤·回归——评丹提卡的小说〈息·望·忆〉》更详细地解读了该小说。

② 验身,英文是“Virginity Testing”或“Purity Testing”,系海地一传统习俗。年长女性用手指检查未出嫁的闺女处女膜是否完整。

③ “Tonton Macoute”直译是“神话中的巫士”,意思为“不是真实的或不存在的”。

会诅咒我,甚至把她休了。’‘你给我母亲还有姨妈安蒂验身时,难道就没看出来她们对此多么痛恨吗?’‘我必须让她们保持贞洁直至她们出嫁。’‘但她们到头来也没有丈夫啊。’”(Danticat: 156) 索菲对验身的质问揭示了这一习俗对海地女性的戕害:验身给女性的身心带来痛苦,进而致使她们痛恨自己的身体及性行为;验身同时也打击女性的自尊心,并可能导致今后婚姻生活的失败。在海地传统文化里,婚姻与个人所受的尊重并由此带来的荣誉与保护等同,而女性的身份地位及未来前途则取决于婚前贞洁与否。因此,母亲们给自己的女儿验身目的在于确保女儿的贞洁以赢得婚姻带来的保障(Charles: 142)。然而,小说通过索菲和姥姥的讨论质疑“验身”这一习俗,揭示它实际上是维持海地父权文化制度、控制女性的工具;海地女性不仅是这一习俗的受害者也是这一习俗的实施者。

在美国,索菲年少时被迫验身后自残并离家出走,验身的创伤使她无法面对母亲并且令自己的婚姻生活蒙上阴影。索菲第一次回访海地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故土并了解母亲的过去。这次回归不仅促使她与母亲言和,而且让她再次承认海地是自己的家乡:当幼年的索菲离开家乡时,海地对她而言是美好的,因此在美国她常常怀念故土。然而,当她得知母亲在海地的遭遇,当她被母亲验身时,海地成了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回访海地并与母亲和好之后,索菲才得以重新面对海地。回到美国后,索菲继续心理治疗并原谅母亲曾经对自己的验身,更重要的是她决定不再延续验身这一习俗,不再继续这种为了确保男性的名誉而伤害女性的恶性循环。

《息·望·忆》的最后部分讲述索菲第二次回海地的情形。索菲此次回归是为了安葬母亲。

马汀虽然与女儿和好,但她仍无法面对过去所带来的创伤而选择自杀。失去母亲的索菲在葬礼结束时,只身跑到甘蔗林、捶打着周遭的甘蔗。对此,多纳特·弗兰西斯评述:“小说让索菲回到卡柯家的女人遭遇侵犯的主要场所:甘蔗地。在那里索菲的母亲遭强暴,索菲的姥爷砍甘蔗时死于心脏病。甘蔗地是索菲意识里重要的一部分,她必须回到甘蔗地、面对过去才能实现完整的自我”(Francis: 87)。在加勒比种植园社会,蔗糖是主要经济来源,甘蔗地一向被认为是剥削劳工的场所。在《息·望·忆》中,甘蔗地同时还是海地妇女遭受当地民兵性侵犯的地方<sup>①</sup>。马汀遭强暴的场所与索菲姥爷的猝死相联系揭示了甘蔗地从某种意义上代表强暴母亲的民兵,另一方面也代表了海地人民所受的残酷剥削及迫害。马汀遭强暴后不得不开海地、自我流放,而索菲来到甘蔗地对抗过去象征着索菲为母亲赢得自己的土地从而结束流放。索菲因此把母亲和自己从过去的创伤中解放出来,这样的对抗同时也有助于索菲进一步疗伤。

对索菲而言,成长意味着离开家乡,开始了流放的旅程。同时,成长也意味着与过去相抗衡、勇敢地面对创伤。故土由于过往的遭遇而不堪回首,然而回归海地、对抗带来创伤的“记忆场所”索菲开始了自我疗伤<sup>②</sup>。因此,“回归”是为了对抗过去,“回归”帮助索菲疗伤并加深她与海地的联系;对故土的重新认识不仅使得索菲能够更好地建构自己的身份而且也帮助她进一步探寻、重构家园。

丹提卡在《息·望·忆》中所叙述的“回归”情节向读者展示索菲两次回访海地的积极意义,即回归帮助她——或者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帮

① 海地女性主义学者卡洛尔·查尔斯研究指出,杜维尔统治时期(1957-1986)海地妇女受性侵犯的情况尤为严重。杜维尔未上任前,海地妇女在父权文化制度的管制下一般被认为是臣服的群体。杜维尔上任后认定海地妇女危害国家稳定及利益,因为当时部分海地妇女要求实现妇女的权益。为了实现专制统治,杜维尔武装一支民兵队伍分布全国各地,对海地妇女的性侵犯事件屡次发生,遭受侵犯的海地妇女却无法向政府控诉民兵的罪行。丹提卡将小说《息·望·忆》的背景设在杜维尔专制统治时期,通过讲述索菲母亲马汀遭强暴一事以反映当时海地妇女遭受迫害的情形。(Francis: 78)

② 根据皮耶特·诺拉的观点,记忆的场所指地点、人物、事件或观念这些有助于回想已经淡忘或被压抑、抹杀的过去。在小说《息·望·忆》中,记忆的场所指索菲母亲马汀遭强暴的场所,即甘蔗地。

助由于各种原因流散在外的海地移民自我疗伤、重新面对故土;然而,阿尔瓦雷斯在《加西亚家的女孩不再有口音》的开篇故事《心中的渴望》便向读者透露即使回归故土也难求归依之所。

《心中的渴望》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向读者展示雅兰达还乡后在语言方面的困惑:“雅兰达用不太流畅的西班牙语向她的表妹们汇报情况。每次她想用英语说就被责备:“讲西班牙语!”她再多说几句,就能更流利地说西班牙语,姨妈们坚持着。是的,但当她回到美国后,就会发现自己突然不知道怎么用英语说某个词。”(Alvarez: 7)雅兰达在美国过得并不开心,此次还乡希望自己能在故土安顿下来,但她却又时常担心自己若是在多米尼加呆太长时间就会把英语给忘了,这样一回到美国就得面对尴尬的沉默。鲁本·朗博认为小说一开始使读者展示雅兰达如同“中间的一代”既无法融入移民国也无法回归祖国<sup>①</sup>。

为了庆祝雅兰达返乡,亲人们制作了一个多米尼加岛状蛋糕并让雅兰达吹灭蜡烛、许愿:“雅兰达凝视着蛋糕……自从她和全家人离开多米尼加后,她度过的这二十九年人生之路有太多的站点。她和她的姐妹们过着波澜起伏的生活——婚结了又离,离了又结、家庭、工作,这当中有许多的错误转角。但是看看她的表妹们,家庭稳定,在家又有权威。就让多米尼加成为我的家园吧。雅兰达许着愿。”(Alvarez: 11)在此,雅兰达所流露的回归故土的渴望与美国移民文学的叙事传统也不一样。杰米斯·克雷格·霍尔特认为典型的移民文学叙事一般包含四个阶段:在故土的童年、移民的旅程、在美国的学习工作经历、最终在移民国安家立业(Holte: 10)。《口音》所讲述的内容与前三个阶段有些相似,但阿尔瓦雷斯并没有按移民文学的叙事传统书写《口音》,并且小说也没有给读者描述一个成功的结局。实际上,雅兰达无论在多米尼加还是在美国都感到自己是错位的。回到故土却听不懂“antojos”这个西班牙语便揭示了这个情形:雅兰达在美国并不是很成功也过得不开心。她之所以回访故土是想找到归依之处,然而她对母语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透露故土再也不

是她回归定居的地方。

亲人们问雅兰达有什么特别渴望的东西时,出乎意料的是雅兰达回答说想去乡下摘番石榴。当雅兰达亲自驾车前往乡下,一路为所见的自然景观而欣喜,而这实为雅兰达思乡情愫的表现——故土成了一个神秘的理想家园:“周遭是山,郁郁葱葱一片浓绿,天空异常明亮。微风穿过棕榈树,树枝沙沙作响,犹如人在窃窃私语。山的边上此处或那处升起了袅袅炊烟——一个多米尼加村民和他家人独自生活在这里。这些就是她这些年来不知不觉中错过的。静静地站在那里,她确定自己从来就不觉得美国是自己的家,从不。”(Alvarez: 12)雅兰达对多米尼加乡村生活的渴望也许超出读者的期待,毕竟雅兰达出生于富裕家庭,童年在市度过。然而《心中的渴望》这则故事却流露出雅兰达对多米尼加乡村的百般向往,尽管最后雅兰达的这种理想主义之梦在多米尼加农村的现实中幻灭。

当坚持亲自采摘番石榴的雅兰达置身于黑暗的树林中时,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并非驶向想象中的天堂家园,沙沙作响的树叶好像回应着老姨妈们的警告:“你会迷路的,你会被绑架,你会被强暴,你会被杀死的。”(Alvarez: 17)在回来的路上,雅兰达的车子爆胎,于是她不得不让陪同的男孩去附近找人帮忙。之后,两个多米尼加农夫过来问雅兰达是否需要帮忙,但独自置身野外的雅兰达却非常害怕,情急之下甚至无法用母语与当地正常交流。在故事结尾,雅兰达开车返回市区,她最后看了看身后这个幻灭了的理想家园,意识到自己处于两个不同的世界,并且这两个世界对她而言都是陌生的。

小说《口音》的第一篇故事《心中的渴望》主要是从语言沟通的角度叙述雅兰达希望回归故土定居的愿望破灭。女主人公对故土眷恋却又无法回归,这样的矛盾情愫引领着读者读《口音》里其他的故事,进而逐渐了解雅兰达的无所归依之感。加西亚一家的移民经历与马歇尔和丹提卡所描述的移民经历不太一样。加西亚一家于1960年从多米尼加移民美国,他们不像特鲁希略独裁统治

<sup>①</sup> 根据鲁本·朗博的定义,“中间的一代”指的是美国移民的后裔,他们出生并成长与美国,因此他们的价值理念及行为方式与第一代移民即他们的父母或第二代移民皆不相同,因为被称为“中间的一代”。

结束后来到美国的那些多米尼加移民,加西亚一家移民前家境富有、地位显赫,若不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他们不会离开多米尼加。加西亚一家来到美国后,当时还没有多米尼加移民社区,所以他们只能追随美国中产阶级,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同,然而由于语言文化差异的缘故,加西亚家四姐妹自幼便受歧视排挤。小说中加西亚一家或者说雅兰达寻找家园的过程从未间断。在美国,加西亚一家总觉得自己像局外人。艾比斯·戈麦斯·伟加描述加西亚家的女孩们在美国的地位:“她们不仅失去了在多米尼加的优越地位,而且开始明白在这个新的国度作为局外人的她们并没有自己的位置”(Vega:86)。

小说的最后一个故事《鼓》讲述了雅兰达在多米尼加度过的童年。幼年的雅兰达偷了一只刚出生的小猫,但又因为小猫不停叫唤而扔掉了它。之后,雅兰达不断做噩梦,梦里的猫妈妈在她床边不停地哀叫。在小说结尾,读者听到雅兰达说:“就在那时,在那样的孤独中,我听见它,一只黑色皮毛的母猫,躲在我生命的角落,它那张红色的嘴张开,哀鸣着,控诉我带走了它的宝宝,指责我违背自然发展的规律;而这些常常出现在我创作的故事里。”(Alvarez:290)小猫的遭遇和母猫的哀叫预示几年后雅兰达同样被迫离开故土漂泊他乡。雅兰达伤害小猫的内疚以及她离开故土后的缺失感使得长大后的雅兰达拿起笔来讲述自己在故土的经历以及移民美国的经历;她执笔书写被压抑着的故事,用语言文字重现失去的家园,在创作中探寻得以归依的家园。

### 三

对于流散的加勒比移民,回归故土往往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还乡也是他们在移民国不如意的处境中所产生的浪漫幻想——大多数移民认为只有最终回到故土才能找到自己的家园。然而,斯图亚特·霍尔和伊恩·钱伯认为,流散移民所寻找的家园并非是他们故土,一旦他们离开故土,他们的身份就发生转变,回归成了另一种流放(Hall:3)。霍尔和钱伯的观点在《口音》里的雅

兰达身上得以印证。可见,对于流散的加勒比移民而言,“回归”同样是个矛盾的概念:《褐色姑娘,褐砖房》里的瑟琳娜回访故土的意图和《息·望·忆》里的索菲回访故土之旅的意义是积极的,回访故土令她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对抗过去并自我疗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所寻找的家园就在故土;而在《口音》中,雅兰达的还乡之行更是清楚地告诉读者故土并不是移民的归依之处。那么,何处是家园?瑟琳娜、索菲和雅兰达在各自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地探寻,同样,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也不断地探寻。伊莲·萨瓦里为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造了一个词“ex/isle”以喻指移民的断裂身份以及流散作家的创作空间<sup>①</sup>;萨瓦里认为移民的流散身份和错位之感是令人痛苦的,但这样的状况也并非完全消极,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可以在这样的空间里通过创作实现主体的完整(Savory:170)。而笔者也认为正是在这样的创造性空间里,流散的加勒比女作家得以不断地探寻、重构家园。珀尔·马歇尔、胡丽安·阿尔瓦雷斯和艾薇菊·丹提卡或许尚未在她们的成长小说中找到归依之处,带着对“家园”的矛盾情愫,她们继续创作,在创作过程中继续探寻家园。

#### [参考文献]

- [1] Alvarez, Julia.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M]. Chapel Hill: Algonquin Books, 1991.
- [2] Charles, Carole. *Gender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Haiti: The Duvalierist State,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Feminism (1980-1990)* [J]. *Feminist Studies* 21.1, 1995: 135-64.
- [3] Danticat, Edwidge. *Breath, Eyes, Memory*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 [4] Duboin, Corinne. *Paule Marshall's Reconstructions of Barbados in Brown Girl, Brownstones* [J]. *Commonwealth Essays and Studies* 18.2 (Spring, 1996): 90-98.
- [5] Feng, Pin-Chia. *The Female Bildungsroman by Toni Morrison and Maxine Hong Kingston: a Postmodern Reading* [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7.
- [6] Francis, Donette A. 'Silences Too Horrific to Disturb':

<sup>①</sup> “ex/isle”中的“isle”不是指具体的加勒比海岛,而是喻指本土文化身份及与本土的联系;“ex/isle”指本土文化身份的断裂,即离开家乡后,移民们由于地理上、语言上以及精神上遭遇变化导致他们身份的分裂(Savory:170)。

- Writing Sexual Histories in Edwidge Danticat's *Breath, Eyes, Memory*[J].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35. 2 (Summer, 2004): 75-90.
- [7] Hall, Stuart. *Thinking the Diaspora: Home-thoughts from Abroad*[J]. *Small Axe* 6 (Sept. 1999): 1-18.
- [8] Hathaway, Heather. *Caribbean Waves: Relocating Claude McKay and Paule Marshall*[M].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99.
- [9] Hawthorne, Evelyn. *Sites/Sights of Difference: Danticat's 'New York Day Women,' Haitian Immigrant Subjectivity, and Postmodernist Strategies* [J]. *MaComere* 6 (2004): 40-48.
- [10] Holte, James Craig. *The Ethnic I*[M].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8.
- [11] Marshall, Paule. *Brown Girl, Brownstone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9.
- [12] Nora, Pierre.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emoire.*" Genevieve Fabre and Robert O' Meally, eds[J]. *History and Memory in African-American Culture.* 284-300.
- [13] Richardson, Jill Toliver. *Narratives of Displacement: The Evolution of the Caribbean-American Transnational Narrative.* Diss [M].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2008.
- [14] Rumbaut, Ruben G. *The Agony of Exile: A Study of the Migration and Adaptation of Indochinese Refugee Adults and Children.* *Refugee Children: Theory, Research, and Services.* Eds. Frederick L. Ahearn and Jean L. Athey [M].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P, 1991. 53-91.
- [15] Savory, Elaine. *Ex/Isle: Separation, Memory, and Desire in Caribbean Women's Writing.* Adele S. Newson and Linda Strong-Leek, eds. *Winds of Change: The Transforming Voices of Caribbean Women Writers and Scholars*[M]. New York: Peter Lang, 1998. 169-177.
- [16] Vega, Ibis Gomez. *Hating the Self in the 'Other'; or, How Yolanda Learns to See Her Own Kind in Julia Alvarez's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J]. *Intertext* 3.1 (Spring, 1999): 85-96.

(责任编辑:杨睿)

## Where is Homeland?

——Analysis of the Theme of “Return” in Three Caribbe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Novels

LIN Wen-j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ree Caribbean American women writers’ novels: Paule Marshall’s *Brown Girl, Brownstones*, Edwidge Danticat’s *Breath, Eyes, Memory*, and Julia Alvarez’s *How the Garcia Girls Lost Their Accents*. By expounding the theme of “return” in these three works, this paper aims at revealing the complexity in the concept of “homeland.” The female protagonists in these three works—Selina, Sophie and Yolanda—gre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re away from their Caribbean nativelylands; as for them, their coming-of-age is the home-seeking process. However,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s, it seem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Caribbean immigrants’ homeland and the beloved nativelyland is not the place where they could return, either. Therefore, the diasporic Caribbean immigrants quest for a “homeland” where they may belong. And the diasporic Caribbean women writers are seeking and reconstructing homeland through their writings.

**Key words:** Caribbean; diaspora; coming-of-age; homeland; return